

绝望的反抗^{*}

——论路翎的悲剧意识

刘贤平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路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带有流浪气息的艺术形象 ,无论是蒋纯祖 ,还是郭素娥 ,他们都是孤军奋战 ,孤独与死亡常相伴随 ,难逃民族与历史给予他们的重压 ,生活在个体灵与肉的双重煎熬中。生命个体面对无边无际的时空 ,他们所做的反抗从开始便已注定失败的结局 ,但这种绝望的反抗将生命意义彰显出来 ,使人获得了存在的意义。从死亡、孤独与绝望三个侧面来分析路翎小说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 :悲剧 ;死亡 ;孤独 ;绝望 ;抗争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509X(2005)01 - 0049 - 04

亚里士多德指出 :悲剧是那些能够唤起读者的“ 畏惧与悲悯之情并使得这类情感得以净化 ” (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作品 ,当然不能完全套用亚氏悲剧理论来解读路翎的小说 ,亚氏悲剧理论产生于特定时代 ,是对特定时代艺术规律的概括 ,而今天的文学艺术形态的发展已经超出其理论所涉及的范畴 ,比如市民阶级的悲剧对英雄悲剧、命运悲剧的垄断局面的冲击。这里使用悲剧一词是因为在路翎小说中 ,他大量描写了那些代表合理的、进步的、正义的生命个体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之间发生尖锐的冲突 ,他们都进行的孤独、绝望的抗争 ,但最终走向死亡的过程和结局。路翎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命运表现了路翎对生命、社会的悲剧性体识 ,下面从三个角度加以论述。

一、死亡意识

路翎回忆 :幼年时住处附近的污臭的河水里经常“ 浮着自杀和他杀的尸体 ,这引来许多围观的人。这里给我留下的记忆色彩是那么的阴暗、凄惨”^① (p.192)。心理学研究表明 :他人的死亡极易唤起人的自我意识和死亡意识 ,从而引起人对死亡的极大恐惧 ,可以想象肿胀腐臭变形的尸体给幼

小的路翎的留下多么可怕的烙印。残酷惨烈的战争 ,黑暗混乱的社会 ,窘迫贫寒的家境 ,羸弱多病的体质 ,让路翎在生命的悲剧性体验中感受到现实性的死亡焦虑。路翎写到 :“ 我怕我活不久……那时候我就要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嫉妒着别人了罢。”^②这体现刻骨铭心的恐惧如影子似地跟随路翎。被死亡骚扰的路翎体尝着人生的虚无和存在的荒诞 ,这也是人类生存终极的根本的困境。面对死亡 ,是叔本华式的禁欲或放弃 ,还是尼采式的绝望反抗 ,人各有“ 志 ” ,路翎选择了生存 ,用全部的身心投入到与死亡的战斗中 ;“ 举起他的整个的生命在呼唤着”^③ ,并艰难地寻觅着自己生命的价值。

路翎在《 财主底儿女们 题记》中宣称 :“ 我所追求的是光明 ,斗争的交响的青春的世界的强烈的欢乐”^④ (p.2) ,但寄托了作者理想的人物却无一例外地走向死亡 :勇敢、高贵的蒋纯祖在乡下的一座破庙里痛苦地死去 ,“ 弟妹们” 真正的母亲 ” 蒋淑华悄悄地病逝 ;忧郁、高尚、孤独的汪卓伦失去蒋淑华后自愿地牺牲在战场上。同样结局也出现在其他作品和人物身上 :强悍而又美丽的郭素娥追求作为正常女人欲望的满足 ;“ 用原始的强悍碰击

^{*} 收稿日期 :2004 - 10 - 13

作者简介 :刘贤平(1973 -) ,男 ,安徽泗县人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 :现当代文学。

万方数据

了社会的铁壁^④（p.2），被她的“丈夫”老鸦片鬼勾结流氓先奸后致死。魏清华为“执着的爱，执著的痛苦最终激发起他反抗的愤怒与力量”（邵荃麟《饥饿的郭素娥》），将自己的生命呈在了爱的祭坛上。悲剧与毁灭、死亡是密不可分的，毁灭愈悲壮愈能够激起人们的愤怒和抗争勇气。“处在一个亟待毁灭，也亟待新生、创造的时代。一切东西，一切生命和艺术，都是达到未来的桥梁。人们的生命是一个斗争的过程。”^③（p.2）路翎诅咒、拒绝死亡，充满对生的渴求，他大量正面、直接描写死亡的残酷与恐怖，唤起读者对苦难与死亡的憎恶，投入更英勇的战斗：蒋捷三看见最心爱的儿子沦为乞丐奔上台阶，撞在门上，垂下“巨大的、苍白的、流血的”头颅，沉迷于放荡、荒淫的金素痕、肉体与“爱情”的蒋蔚祖，最终跃下了悬崖，凶险的旋涡立刻把他吞没了；朱谷良为被罪恶的石华贵所蹂躏的陌生女人牺牲；“在雪地上痉挛、颤栗”；“鲜血从他底胸膛涌出”。而石华贵被炸弹炸倒；“鲜血和碎肉飞到空中”。王家太婆害怕连死都不能体面，借高利贷买头小猪，就为一身尸衣，几张纸钱，事与愿违，在凄风冷雨的夜晚倒毙于烂泥里，只有小猪睡在僵硬的尸体旁。失去所有亲人的八十多岁的朱四娘，独自苟活在幻觉中；“爱民大会”激活其生与死的意识，揸开十指向省长索命，被活活打死。被抓壮丁而失去家人的人们象潮水般涌向县衙时，省长命令开枪。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可更大更残酷的死亡在继续。不回避死亡，“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拒绝瞒和骗，这是对鲁迅决绝的战斗精神的真正继承，而盲目乐观，粉饰太平，不是战士之所为。

二、孤独意识

路翎回忆：“因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我有些少年老成……一个人在街头寂寞的走着。”避难到汉川继父的故乡：“我在寂寞中住了几个月……我甚感寂寞。”^①（p.180、193）“寂寞”改为“孤独”或许更能够表现路翎的心境。幼年的创伤性情境使路翎“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早熟”，过早地拥有了孤立无助的“悲哀体验”^⑤。路翎的孤独感是个人生活的不幸遭遇，家庭困苦和不祥的前途、动荡不安的社会综合作用的结果。路翎自觉地追求孤独，拒绝“喧闹”和庸俗，高贵的孤独贯穿于始终，他笔下的英雄也是孤独英雄。“是的，孤独。但还要忍受更深的孤独。这里面有好的东西。如果是多人

的喧哗过市，有什么意思呢？”^①（p.58）在批评蒋纯祖个人英雄主义同时，也指出对蒋纯祖的悲剧社会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蒋纯祖积极投身抗战，但军队试图将他引上死路，剧团压抑他的个性，正是这一切使蒋纯祖对集体失去了信心，采取个人的孤独抗争。蒋纯祖去流浪是对彻底孤独的自觉选择，孤独的奋斗注定“失败”结局，但生命的价值在奋斗中彰显出无穷的魅力。人类的历史，是集体斗争的历史，更是个体斗争的历史，集体斗争是相对的，暂时的、有限的，而个体的奋斗是绝对的、永恒的、无限的。没有个体的奋斗的集体的奋斗，是可怕的集体的奋斗，只有集体的声音，会淹没个人的声音，不见个体身影，千篇一律的平面人。“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纷纷聚集，见败兆纷纷逃亡。”^⑥（p.154）盲从、跟风、失语不是恰恰证明中国文化中缺少独自为战的孤独精神而造成了一个个悲剧吗？路翎的孤独是绝对的、彻底的孤独，不仅知识分子，连农民和游民也是孤独的奋斗者。郭素娥始终处于绝对的孤独中，被贪财父亲抛弃在原野，几乎被饿死，虽与魏海清、张振山有肉体关系，他们不明白她在大胆而坚强地追求“渺茫而狂妄的目的”，当她处于危险中，张振山弃她而去，魏海清不敢挺身而出，郭素娥陷入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孤独中。何德祥和恶霸刘四爷斗争，闹得家不象家，人不象人，虽被困在“铁链”中，却强烈憎恨老婆匍匐在地向刘四爷求饶，在顺民的肃静和惊慌中历数为刘四爷的罪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生动地演绎了独自为战的悲剧，他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征服。

克尔凯郭尔曾说：“一个人要寻找的不是普遍的真理，而是个人的真理。”（克尔凯郭尔语《存在主义哲学》）反抗也注定只能是个人的反抗，这反抗是一座“自为性”的桥梁，它把现实世界与精神自我、存在境遇与个体行为、自由选择与命运归宿紧紧相连，使人能够在个体生命的旷野上，自己造就自己的存在。蒋少祖是路翎浓墨重彩塑造的人物，作为蒋家的叛徒，需要的是“激烈、自由和优秀的个人底英雄主义”，生活、社会、感情、政治上的碰壁让他彻底自我封闭，处于绝对孤独的炼狱中，即使是与妻子陈景惠和情人王桂英之间也有着厚厚的障壁。厌倦了政治险恶的蒋少祖陷入孤独的境地，深入思考一切，得出“除非理性的时代，人类将在人欲底海洋中惨遭灭顶”的结论，从激进走向虚无；“用戒备的眼光看任何人”，孤高自傲，鄙

视所有的人；并不信仰卢梭，并不了解康德，更不了解我底作《易经》的祖先，我是四顾茫然。我要拯救我自己”，他要走自己的路，蒋少祖式的人物应有其自有的位置，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睿智的思想家几乎都是从孤独、苦难中诞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孤独是人的本然处境，叔本华作过妙喻，人象豪猪，想相拥取暖，却又总是刺伤对方，只好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孤独象一把双刃剑，既让人在孤独中产生真理的火花，又让人在孤独中互相猜忌、伤害。人类的一场又一场浩劫使人失去了对集体主义的盲目乐观，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戒备，使人只能转而内求自我灵魂的安宁与崇高，陷入虚无与绝望的孤独之中。路翎处于两难之中，渴望集体的战斗，却又害怕失去自我，故而笔下的人物都是孤独的、绝望的战斗者，这正是路翎孤独意识的表现，当然，比起无条件的放弃自我，成为战斗的机器，更有独到的价值。

三、绝望意识

路翎说：“人是为理想而战斗，而战斗、理想、胜利，在这里是一个东西。在精神上，可以说，真正的战斗就是胜利。不必等待那实际的结果，也许是负担了在别人看来是失败的结果，可是，战斗即胜利。”^①（p.89）蒋纯祖、郭素娥、王家老太婆肉体上被社会所吞噬，在别人看来是失败，但在路翎看来是胜利，他们为理想而战斗，人死精神不朽，即个体虽被消灭，而理想必将胜利。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是一个“荒诞的英雄”，被罚日夜推石上山，但每当快到山顶时，石头又滚回山脚，如此往返不已，永无成功之望。然而永不停息的努力在无望的过程中获得了存在的意义，因为他以此证明了他高于他的命运，他比他的巨石更强大。这是一种绝望的反抗；反抗把它的价值给了人生，反抗贯穿着生存的始终，恢复了生存的伟大^②（p.333），在荒诞的环境中，唯一出路是反抗。蒋纯祖曾想到自杀，但蒋淑华的死深深地刺激了他，他的结论是：“在人间，只有死才是真实的。但他无需去找死，因为他终于会死。因此他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不必惧怕——不必惧怕良心和道德。……毁坏得如此彻底，于他是有益的。”死亡使他在短暂的一生中致力于自我实现和自我扩张，以最大的努力去实现自我，这也是人唯一能够作出积极反应。死亡意味着人生的无价值，而人却力图证明自己有价值，死亡意味着自我的解体，

万方数据

而人却力图成就自己的不朽。人的伟大在于以高傲的姿态去面对并超越死亡。这就是绝望的反抗的价值，也是生命的真正内涵。

“无边的苦难压抑着他的灵魂，一切障碍都试图摧毁他，然而生命的洪流是不可遏止的，唯有反抗才是路翎文化人格的核心。压抑得愈烈，反抗亦愈加悲壮激越。这反抗的本身是辉煌的。”^③正因为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路翎对凌辱践踏生命的神圣尊严的一切行为进行彻底的批判与控诉。“哪个敢动我！……我是女人，不准动我！”天寰间回荡着郭素娥源自生命深处的呐喊：“你们不会想到一个女人的日子……她捱不下，她痛苦。”郭素娥用整个生命追求理想，却悲惨地死去，但悲剧在大众眼前演出；“这血的悲剧难道不教训了五里坞这群奴隶吗？”（邵荃麟：《饥饿的郭素娥》）胜利是人人追求的，但它决不会那么容易地在三朋两友的闹戏园子的呼啸里发生。它要流血——流敌人的，也流自己的。（鲁芋：《蒋纯祖的胜利——〈财主底儿女们〉读后》）英雄的血凝结成种子，萌芽于敌人的血污之中，繁茂在未来。鲁迅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坏给人看。”越是有价值，悲剧性越浓烈，越能够唤起对正义对罪恶的憎恨，越能够激起生命的抗争。

路翎因对生的热爱与执着，才对一切危及生命尊严的邪恶殊死搏斗，他对悲剧的认识暗合了尼采的悲剧观：“作为意志的最高表现的英雄人物虽遭到毁灭，而我们却表示同意，因为英雄也是一种现象，意志的永恒生命并不因此受到影响，悲剧喊道：我们相信生命是永恒的。”（尼采：《悲剧的诞生》）“人的反抗即使没有胜利的希望，但它却表明人是不可征服的。生命旷野上的个体，肩负历史的重压和现实的苦难，披荆斩棘，艰难跋涉，迸射出辉煌的生命火花。经过炼狱之火的煅烧，血与泪凝缩为生命的精华，唤起后人的警醒，照耀子孙的前程。朱谷良失去所有的亲人，孤独而绝望，但没有自杀，在逃难过程中，为维护被石华贵凌辱的女孩挺身而出，枪杀了在猪圈旁边强奸妇女的下级军官，虽然死在卑劣的石华贵的枪下，但这无损朱谷良的光辉形象，那绝望的反抗反而使他在死亡中得到升华。佃农张老二原先是何等的懦弱、麻木、愚昧，就是这样的最老实、无用的人，用斧头劈死了地主吴顺广，真正是地层愈厚，喷火愈烈。无论追求“个人英雄主义”的蒋纯祖或朱谷良，渴望爱情的郭素娥，要求生存的张老三，要求

死得尊严的王家太婆 ,他们都是为自己合理的做人的权利而牺牲 ,这是人类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 ,应该给予崇高的致敬。“ 在巨大的历史斗争和革命斗争过程中 ,这些(新的英雄)因素被孕育着 ,发展着 ,……纵然这些因素极其稀薄 ,多半还不是自觉的 ,甚至是一瞬即逝的 ,但这正是弥足可贵的民族新生的曙光 ,我们从这曙光之间 ,才能去展望未来 ,和从这样的出发点上去创造新的英雄。〔 邵荃麟.《 饥饿的郭素娥 》)

回避缺点是对作者的侮辱 ,路翎自己说 :“ 当我走进了某一个我所追求的世界的时候 ,由于对这某一世界所怀的思想要求和热情的缘故 ,我就

奋力突击 ,而结果弄得好象夸张、错乱、迷惑而阴暗 结果是暴露了我底弱点。〔3〔 p.1)他这固然是谦虚之词 ,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了自己的不足 ,他的激情象爆发火山一样 ,热情地、肆意地喷射着 ,火龙般游走翻腾 ,这就难免有些粗糙、不够凝练。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刘西渭评价路翎的 :“ 路翎先生让我感到他有一股冲劲 ,长江大河 ,漩着白浪 ,可也带着泥沙 ,好象那位自然主义大师左拉 ,吸人的是他的热情……刻画机械化 ,因而刺目……行文欧化……启人涩窒之感。〔 刘西渭.《 三个中篇 》

参考文献 :

[1] 路翎. 路翎书信集 [M]. 张以英编注 . 南宁 : 漓江出版社 ,1989 .
[2] 晓风. 胡风·路翎来往书信选 [J]. 新文学史料 ,1991 (3) :170 - 196 .
[3] 路翎. 财主底儿女们·题记 [M].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4] 胡风. 饥饿的郭素娥·序 [M]. 重庆 : 希望社 ,1943 .
[5] 王志祯. 路翎“ 疯狂 ”的叙述 [J]. 文学评论 ,2000 (3) :103 - 122 .
[6] 鲁迅. 这个与那个. 鲁迅杂文全集. 华盖集 [M].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 .
[7] (法) 加缪. 西绪福斯神话 [M]. 文艺理论译丛 (第 3 辑) [C].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 .

Rebellion in Despair
——On the Tragedy Consciousness of Lu Ling ’s Novels

LIU Xian - ping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In Lu Ling ’s novels , most characters are intellectuals and tramps . Both Jiang Chun - zu and Guo Su - e fight with death and loneliness . They live in torture of spirit and body without fleeing from the weight of the nation and the history . Facing with limitless time and space , they were destined to failure in their rebellion from the start . But the rebellion in despair reveals the meaning of the life .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ragedy consciousness in Lu Ling ’s novel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our aspects , namely , death , loneliness , and despair .

Keywords :tragedy ; death ; loneliness ; despair